

乙年 常年期第六主日

【肋十三1-2, 45-46；格前十31-十一1；谷一40-45】

各位弟兄姊妹們：這個主日是乙年常年期第六主日。

本主日的福音向我們敘述了耶穌潔淨癩瘋病人的事蹟，而第一篇讀經肋未紀則是向我們詳列了癩瘋病的種類和症狀：「如果一個人皮膚上生了腫瘤、癬子或斑痕，他的皮膚上有了這種癩瘋病的症候，就該帶他去見亞郎司祭，或他任何一個作司祭的兒子。」之所以要見祭司，就是要由司祭來查看病患的皮膚情況，從他的皮肉及膚毛的顏色來判斷此人是否是潔淨的，若是無法當下判斷，則需要將病患隔離關閉至少七天以上，以作後續的觀察。因此按照英國「基督徒醫生團契」（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）的醫學專家仔細考察肋未記所描述的癩瘋病，發現舊約時代的癩瘋病並不是我們現代醫學概念裡所指的癩瘋病，它其實是指一系列發顯於皮膚上的疾病，例如象皮病以及各種癬病。無論如何，這些皮膚病都被歸入「不潔淨」的類別，並且使病人的外觀變得與常人不同。

而一旦被歸類為「不潔淨」的人，那麼會有怎樣的社會後果呢？今天的讀經一繼續這樣說：「凡是患癩瘋病的人，都必須穿撕裂的衣服，蓬頭散髮，遮住臉的下部，喊叫說：『不潔淨！不潔淨！』在他患癩瘋病的日子內，他常是不潔淨的。他既是不潔淨的，就應該單獨住在營外。」換句話說，為了防止因接觸而令這病擴散，病患必須離開他的家庭和社團，被隔離到以色列人在曠野紮營的區域以外的地方。因為「潔淨」與「不潔淨」是不能接觸的，若接觸，「潔淨的」會被沾污變成「不潔淨」。在起初，人們認為這種不潔淨的病是經由身體接觸來的；後來，人們越來越害怕，因此也越來越謹慎，甚至開始相信這種不潔淨的病也會經由空氣而傳染。例如，一個不潔淨的人如果站在樹下，而一個潔淨的人一旦經過，就會感染到不潔淨。另外，除了人的接觸以及空氣的傳染途徑之外，人與物品的接觸也可以相互沾污，例如，癩瘋病患者一旦進入屋內，屋裡的物品和在裡面的人都會成為不潔淨的。因此之故，整個社會為了不讓「不潔淨」的人出現於「潔淨」的空間，所以一切屬於正常人的權利和應有的對待都被剝削了。他們必須忍受被孤立的寂寞孤單，甚至在舊約這個時代，這種疾病還被視為是與這個人的宗教狀況有關，因此更不能參加向天主奉獻的祭典，所以病人不只在肉體上受苦，在心靈上更是倍受折磨。

在中國傳統的醫書當中，也把惡瘡、疥癬、大風、癩風、癩瘋等病，都統稱為癩病，也稱為癩瘋病。我們一般概念裡的癩瘋病雖然不易傳染，但是有很多種皮膚病都會傳染，而古代的醫學不像現在這樣發達，若不把一些皮膚病都歸類於所謂「不潔淨」的，那麼肯定很難控制疾病的傳染。因此天主教導以色列子民，凡有皮膚疾病的，那麼都需要隔離一段時間，等確認是否患了不潔之症以後，再確定留在社區群體裡，或是必須與人群隔離。如此的作法，無疑是當時可以保護百姓的最佳作法。天主沒有把疾病從以色列人當中挪走，祂要人去正視及面對這個世界在人類原祖犯罪之後的真實面貌，並且從中去學習生存之道，也從中去學習明白天主的旨意，進而學習過一種棄俗從聖的生活。就因為這個世界是破碎、不完美的，因此成了人學習生活與受試煉的最佳場所。在這學習與試煉的場域當中，我們經常要面臨生命岔路的選擇，是要往「俗」的道路走或是選擇「聖」的生命道路？是要滿足自己的情慾，抑或是順服天主的旨意？

所以疾病，包括今天的馬爾谷福音及肋未紀裡所提到的癩瘋病也是如此，並不會導致靈魂上的不潔；患病是身體上的事，與一個人的宗教狀況無關。相反地，一個患了病的人，反而能夠與天主建立更緊密的關係，因為病痛能帶來寶貴的恩寵。所以雖然癩瘋病讓病人的肉體和心靈處在悲慘的境地當中，就如《天主教教理》所描述的：「疾病和痛苦往往是人生命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。人在生病時，將體驗到自己的無能、限度和終極。一切疾病都能使我們隱約地看到死亡。」（第1500號）雖然如此，這困境卻也常常是讓人生命絕處逢生的轉戾點、柳暗花明的轉折處，所以《天主教教理》接著這樣說：「的確，疾病能使人陷入焦慮不安，甚至有時對天主感到失望和怨恨，但病人卻能藉此而反省自我。疾病也可使人更趨成熟，幫助他辨別並追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。疾病時常激發人追尋天主並歸向天主。」（第1501號）今天福音中的那位癩瘋病人，正是為我們作了最好的見證。從這位病人身上，我們看到了人在面對疾病所帶來的肉體的痛苦和心靈的折磨時，其所懷有的盼望在耶穌身上終於有了著落。
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我們聽到：「有一個癩瘋病人來到耶穌跟前，跪下求祂說：『只要祢願意，就能使我潔淨。』耶穌動了憐憫的心，就伸手撫摸他，對他說：『我願意，你潔淨吧。』」在這裡，讓我們留意一下癩瘋病患和耶穌之間的對話用語，兩個人都不是用「醫治」，而都是用了「潔淨」一詞。相對於身體的疾病，我們一般都是用「醫治」這個詞彙，因此用「醫治」來談論癩瘋病應該是很合理的，但這裡卻是用了「潔淨」，可知癩瘋病在當時不只是指身體狀況發生了問題，這病的含義更是遠遠超出了身體的狀況，而也包含了這個人心靈的景況，而在耶穌那個時代，甚至連他的宗教景況和社會景況也都受到了影響，也因此，就如前面我們所說的，他被排拒於正常生活之外，而必須生存在社會為他劃定的特定範圍內，同時不應該出現在所謂的「潔淨」空間裡。

所以，想想看，福音裡的這位癩瘋病人要有多大的勇氣，才能跨越當時的宗教和社會所為他所設立的界限？他為了自

己，也可能是為了更多同他一樣遭遇，被貶為次等人的癲瘋病人，所以他跨越了「不潔淨」與「潔淨」之間的界限，來到耶穌跟前，請求耶穌潔淨他。而這位癲瘋病人很幸運也很幸福，因為他所遇見的，正是願意放下成見，跨越「潔淨」與「不潔淨」之間界限的耶穌。事實上，就算是今天這個世代，雖然不再有人會把人區分為「潔淨」或「不潔淨」，但這並不表示在人們的心裏頭就不會把人作類似的區分。在今天這個廿一世紀的社會裡，我們仍然會按一個人的社會景況或生存樣式，而把人歸類為正常的或是不正常的，高尚的或是次等的等等，為的是能夠合理化所有因著偏見而產生的行為。因此若有人被社會貼上「不正常」或「次等」的標籤，那麼即使他們勇敢地跨越了界限，但也不一定會遇到像耶穌一樣，同樣願意跨越界限來接納他們的人。

譬如，位於台北的「關愛之家」，這是一個關懷愛滋病患的民間團體，長年來也協助移民署等轉介個案，提供非法外勞、無國籍者短期庇護。這個機構過去曾遭社區居民要求搬離，但在2007年獲法院判決勝訴，不必搬離。但半年前市府又頻繁接到社區居民檢舉，因為居民的壓力，社會局就「照三餐」去盤查刁難。後來市府社會局甚至找來內政部移民署，要求不得再轉介個案給關愛之家，並且必須把現有的個案轉出，甚至有市府官員竟然形容這個收容措施是「把台北市當垃圾桶」，似乎只要把這些人歸為「垃圾」，我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這些人趕走。

另外一個例子是，在2012年7月，「麥當勞叔叔之家基金會」要在一個社區設立癌症重症病童中途之家，希望能給偏遠地區北上求醫的癌症病童提供住宿。這看似毫無問題的公益建設，卻引來里民的強烈反對。甚至有里民廣發傳單，在傳單上寫著：「在此處設立醫療安養機構，有損國家形象，有礙本區觀瞻，全體里民不惜流血抗爭，反對到底」，而且一位里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，竟然愚昧地說出：「說癌症不會傳染是騙人的。」這是發生在一個台灣收入最多，平均學歷最高的地方，但人們卻無法用同理心對待及支持癌症病童，甚至好像只要把這些癌症病童掛上「不潔淨」的標籤，那麼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把偏見合理化。

這些毫不留情地讓人見識到人心黑暗及偏見的例子，也讓我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日本關東軍731部隊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部署細菌戰的史實。在這期間，日軍的上級長官要求少年隊員不要將中國人視為如同自己一樣的人，而是要把他們視為是可以恣意殘害的「馬魯達」，意思就是「木頭」。如此，這些少年隊員就可以心安理得、理直氣壯地協助731部隊進行各項慘絕人寰的人體實驗。可以說，這是人類所犯下的最黑暗、最殘酷的罪惡之一。

因此，從以上的例子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不管是非常的戰爭期間或是平常的和平日子，「偏見」都會讓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受到阻礙，甚至給對方帶來傷害。但在今天的福音裡，耶穌卻是藉著醫治那位走向祂的癲瘋病人，而與癲瘋病患一起創造了一個跨越偏見、跨越「潔淨」與「不潔淨」的美麗故事。但願這個美麗故事能夠啟發我們，努力去跨越那些阻礙人性發展美善的界限，這些界限可能是「潔淨」與「不潔淨」之間的鴻溝，也可能是敵和我之間的對立，當然，這界限也有可能是那些非得爭個你死我活的集體意識形態。而要跨越這些界限，我們需要擁有一個比這些界限更高的角度、更寬廣的視野，以及比個人和群體利益更超越的天主，如此，我們才能夠跨越這些界限，以及因著這些界限而給人們帶來的傷害。

是的，癲瘋病或任何身體上的疾病都不是罪，但反過來說、罪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偏見、鴻溝、敵對、傷害才是真正的癲瘋病，它讓人在天主面前成為真正不潔的。因此，今天我們可以像那位癲瘋病人一樣，向主耶穌說：「主！祢若願意，就能潔淨我！」阿們。